

LA PELLE

MALAPARTE

Curzio Malaparte

SE RISPETTANO I TEMPLI E GLI DEI DEI
VINTI, I VINCITORI SI SALVERANNO.

皮

CURZIO MALAPARTE

[意]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 著
魏怡 译

LA PELLE

皮

CURZIO MALAPARTE

[意]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 ——— 著

魏怡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皮 / (意)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 (Curzio Malaparte) 著; 魏怡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327-7910-9

I. ① 皮… II. ① 库… ② 魏… III. ① 长篇小说—意

大利—现代 IV. ①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9547 号

Curzio Malaparte

LA PELLE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皮

La pelle

Curzio Malaparte

[意]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 著

魏 怡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张 鑫

装帧设计 尚燕平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18,000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7910-9/I • 4869

定价: 52.00 元

本书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3-83349365

深情怀念亨利·H.卡明上校，还有弗吉尼亚大学，以及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五年间所有那些为了欧洲的自由而做出无谓牺牲的，勇敢、善良、诚实的美国士兵，我的战友们。

假如战胜者能够尊重失败者的神庙和神明，那么他们将会得到拯救。

——埃斯库罗斯《阿伽门农》

我感兴趣的东西未必总是对我重要的。

——保尔·瓦莱里

目录

第一章

瘟疫

1

第二章

那不勒斯的处女

43

第三章

假发

65

第四章

肉玫瑰

97

第五章

亚当的儿子

149

第六章

黑风

175

第七章

科克将军的晚宴

215

第八章

克罗琳达的胜利

263

第九章

火雨

295

第十章

旗帜

313

第十一章

审判

351

第十二章

死去的上帝

385

第一章 瘟 疫

正值那不勒斯“瘟疫”流行的那些日子。每天下午五点，杰克·汉密尔顿和我先在 PBS——也就是半岛基地部——的健身房打半个小时拳击球，然后洗个热水澡，接着就步行去圣费迪南多。我们用胳膊肘为自己在人群中开辟一条路，因为那些人从黎明一直到宵禁时分都会熙熙攘攘地聚集在托莱多大街上。

杰克和我，我们干净整洁、营养充足，却置身于那群苍白、肮脏、饥饿、衣衫褴褛的可怕的那不勒斯人中间。由地球上所有种族组成的解放者队伍，操着世界上各种语言和方言叫喊着，谩骂着。在欧洲所有的民族中，命运让最先获得解放的荣光降临到那不勒斯人的头上。为了庆祝这应得的奖赏，在忍受了三年的饥馑、时疫，以及疯狂的轰炸之后，我可怜的那不勒斯人，出于对祖国的热爱，礼貌地接受了这一令人向往而又招人嫉妒的荣誉，扮演起失败者的角色：他们唱歌，鼓掌，在自家房屋的废墟上高兴地跳跃，挥舞着外国人——前一天还是他们的敌人——的旗帜，从窗户里把花朵丢到胜利者的身上。

尽管民众表现出这种真挚的热情，然而，在整个那不勒斯城，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是失败者。我不知如何解释他们灵魂中诞生的

这种如此奇怪的情感。毫无疑问，意大利输掉了战争，所以，那不勒斯同样输掉了战争。当然，输掉战争比赢得一场战争更加困难。所有人都可以赢得一场战争，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输掉它。不过，并不是输掉一场战争就有权利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在他们历经数个世纪而且饱含痛苦的古老智慧中，在他们真诚的谦虚中，我那些可怜的那不勒斯人并没有自诩为失败者。这一点无疑是因为他们太不敏感。不过，盟军难道能够奢求解放这些人民，同时又强迫他们感到自己是失败者吗？要么是自由人，要么是失败者。假如因为那不勒斯人既不觉得自己是自由人，又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而归罪他们，这恐怕有失公允。

走在汉密尔顿上校身边，我感到自己身上的英国军装惊人地滑稽。意大利解放军的制服是旧的卡其色英国军装，是由英国指挥官送给巴多格利奥元帅的。这些军装被重新染成了深绿的蜥蜴色，大概是为了掩盖上面的血渍和枪眼。实际上，它们是从阿拉曼战役和托布鲁克战役中阵亡的英国士兵身上扒下来的。我的制服上衣上面就赫然可见三个机关枪射穿的洞。我的毛衣、衬衣、内裤上都带着血迹。就连我的鞋子也是从一个英国士兵的尸体上脱下来的。第一次穿上这双鞋的时候，我觉得脚板下面扎得慌。刚开始，我以为鞋子里面还粘着一小块死人骨头。其实，那是一枚钉子。假如真是一小块死人骨头，说不定还好些，因为我可以更容易地把它取下来。结果，我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一把钳子，把钉子拔了下来。没有什么好说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场愚蠢的战争结束得的确不赖。当然，结果也不可能更好。我们这些战败的士兵的自尊心得到了拯救：如今，我们与盟军并肩作战，为的是在输掉了我们自己的战争

之后，并肩去赢得他们的战争。所以，穿上被我们杀死的这些盟军士兵的军装是理所当然的事。

当我终于把钉子拔下来，重新把鞋穿上的时候，我将率领的那个连队已经在兵营的院子里集合多时了。这座兵营设在托雷塔附近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在梅尔杰里纳后面。几个世纪的侵蚀以及战争期间的轰炸已经使它破败不堪。修道院的庭院有三面是由细细的凝灰岩柱子支撑的回廊，其余一面矗立着一堵泛黄的高墙，上面布满斑斑驳驳的苔藓，以及巨大的大理石碑。石碑上面硕大的黑色十字架下，雕刻着长长的几列名字。在古代的某次霍乱中，这座修道院被作为传染病院，这些名字就属于那些在霍乱中去世的人。墙上用巨大的黑色字母写着：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帕莱塞上校原本希望举行老军人们非常在意的那种简单仪式，也就是由他本人将我介绍给我的士兵。他是一个高挑、消瘦、满头白发的男人。他默默地握着我的手，一边忧伤地叹着气，一边微笑着。士兵们（他们几乎都十分年轻，而且都曾经在非洲和西西里与盟军英勇对阵。因此，盟军选择由他们来组成意大利解放军的第一支核心部队）列队站在庭院的中央，就在我们面前，目光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他们的身上同样穿着从阿拉曼战役和托布鲁克战役中阵亡的英国士兵身上扒下来的军装，他们的鞋也曾经穿在死人的脚上。士兵们面色苍白而憔悴，眼睛惨白而镇定，柔软而呆滞。他们注视着我，好像眼皮都不眨一下。

帕莱塞上校点头示意，下士于是喊道：“立正！”士兵们的目光沉重地压在我的身上，饱含着强烈的痛苦，那目光仿佛一只死去的猫。他们僵硬的四肢突然一弹，随即站直了身体。士兵们握枪的手

惨白而没有血色，柔软的皮肤从指尖向下垂，仿佛一只过于宽大的皮手套。

帕莱塞上校开始讲话。他说：“我向你们介绍新上任的上尉……”他说话的时候，我注视着那些身上穿着从英军尸体上扒下来的军装的意大利士兵，那些没有血色的手，那些苍白的嘴唇，那些惨白的眼睛。他们军装的胸口、腹部和大腿上，到处是黑色的血迹。突然，我恐惧地发现他们已经死了。他们身上发出一股淡淡的发霉的布匹、腐烂的皮革，还有阳光下晒干的肉的味道。我注视着帕莱塞上校，他也已经死了。从他唇间发出的声音潮湿、寒冷、黏滑，就像是你把手放在一个死人胃上时，从他嘴里发出的咕噜声一样。

“下令稍息。”完成他简短的讲话后，帕莱塞上校对下士说。“稍息！”下士大声喊道。士兵们用疲惫无力的姿态，把身体的重心移到左脚上。他们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目光更加温柔，也愈发遥远。“现在，”帕莱塞上校说，“你们的新上尉要讲几句话。”我张开了嘴，一阵可怕的咕噜声从我的嘴里传了出来，那些字句低沉、沉重，但又软绵绵的。我说：“我们是为自由而战的志愿者，是新生的意大利的士兵。我们要打败德国人，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家园，丢到国境线的外边去。所有意大利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我们要把倾覆在淤泥里的旗帜重新竖起，在如此巨大的耻辱中充当所有人的榜样，显示出我们配得上这个时代，配得上祖国赋予我们的使命。”我讲完话之后，帕莱塞上校对士兵们说：“现在，你们中的一个要重复你们上尉所说的话。我想明确地知道你们是否已经听懂了。你，”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一个士兵，“重复你的上尉说的话。”

士兵注视着我。他面色苍白，嘴唇如同死人一样纤细，而且没有血色。士兵慢慢地说着，声音中带着那种恐怖的咕噜声：“我们要显示出自己配得上意大利的耻辱。”

帕莱塞上校靠近我，低声对我说：“他们明白了。”然后默默地走开。在他左边腋下，一块黑色的血迹渐渐扩散，渗透进军装的布料里面。我注视着那块逐渐散开的血迹，眼睛跟着这位身上穿着属于一个死去的英国士兵军装的年老的意大利上校，注视着他缓缓远去，脚上那双曾经属于一个英国士兵的鞋子吱嘎作响。意大利这个名字在我的嘴中如同一块腐烂的肉一样发出恶臭。

“这些杂种！”汉密尔顿上校一边分开人群，一边咬着牙说。

“你为什么这样说，杰克？”

每天，当我们来到奥古斯泰奥大街的时候，通常会拐到圣布里吉达路上去，那里人比较少，然后就停下来喘口气。

“这些杂种！”杰克一边说，一边把被拥挤不堪的人群弄皱的军装整理好。

“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杰克。”

“为什么不能说‘这些肮脏的杂种’？”

“噢，杰克！我也是个杂种，我也是个肮脏的意大利人。不过，我为自己是一个肮脏的意大利人而骄傲。没有出生在美国不是我们的错。我敢肯定，即使我们出生在美国，仍然会是肮脏的杂种。你不这样想吗，杰克？”

“别担心，马拉巴特，”杰克说，“别见怪。生活是美好的。”

“是的，生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杰克，我知道。不过不要这样

说，不要这样说。”

“对不起，”杰克一边说，一边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不想冒犯你。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我喜欢意大利人。我喜欢这些卑鄙、肮脏、美好的人。”

“我知道，杰克，知道你喜欢这些贫穷、不幸而又美好的人。地球上的任何民族都不曾像那不勒斯人这样遭受如此多的痛苦。二十世纪以来，他们忍受着饥饿和奴役，但是并不抱怨。他们不诅咒任何人，也不仇恨任何人，甚至不仇恨他们遭受的苦难。基督是那不勒斯人。”

“别说蠢话，”杰克说。

“这不是蠢话。基督是那不勒斯人。”

“你今天怎么了，马拉巴特？”杰克一边说，一边用他善意的眼神注视着我。

“没什么。你以为我怎么了？”

“你情绪不好，”杰克说。

“我为什么要情绪不好？”

“我了解你，马拉巴特。你今天情绪不好。”

“我为卡西诺的战事而难过，杰克。”

“让卡西诺见鬼去吧，让卡西诺见鬼去吧。”

“我为卡西诺发生的事难过，真的难过。”

“你见鬼去吧，”杰克说。

“你们在卡西诺遇到那么多麻烦，太遗憾了。”

“闭嘴，马拉巴特。”

“对不起。我不想冒犯你，杰克。我喜欢美国人。我喜欢纯洁、

干净、美好的美国人。”

“我知道，马拉巴特。我知道你喜欢美国人。不过，别担心，马拉巴特。生活是美好的。”

“杰克，让卡西诺见鬼去吧。”

“噢，当然。马拉巴特，让那不勒斯见鬼去吧。让那不勒斯见鬼去吧。”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味道。那不是太阳落山时，从托莱多的小巷、卡雷特广场、西班牙街区的圣特雷塞拉大街飘下来的味道。不是从托莱多大街开始一直向上到圣马蒂诺大街的那些恶臭而阴暗的小巷里掩藏的油炸食品铺、小饭馆、小便池发出的味道。不是汇集在小巷转角处圣母神龛脚下那些枯萎的花朵，在一天中的某些时刻散发出来，随即弥漫整座城市的那种由成千上百的香气、污浊的气息——就像杰克说的，上千种微妙的臭气——构成的黄色、不透明、黏糊糊的味道。不是从撒哈拉吹来，带着绵羊奶酪和变质的鱼腥的西洛可风的味道。也不是傍晚时分从妓院里传出来，而且飘满整个那不勒斯的那种熟肉的味道。一天，让-保罗·萨特走在托莱多大街上。那里阴暗得如同腋窝，笼罩在一片温热而又饱含模糊的猥亵的阴影里，他从中闻到了爱情和食物之间那种不洁的亲属关系。不，那不是黄昏时分，当女人的肉就仿佛在污秽之下被蒸熟时，笼罩在那不勒斯上空的那种熟肉的味道。这种味道异常纯洁和轻盈。它纤瘦、轻盈、透明，是尘土飞扬的大海的味道，是带着咸味的夜晚的味道，是用纸折成的一座古老树林的味道。

一群群头发凌乱、涂脂抹粉的女人在托莱多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走着，后面跟着一群群双手苍白的黑人士兵。女人们从人群中冲过

去，尖声叫喊着：“嘿，乔！嘿，乔！”卡佩莱，那些为公众梳头的女人，排成长长的队伍候在巷口，逐个站在一把椅子的背后，每把椅子上都坐着一个健壮的黑人。他们闭着眼睛，脑袋后仰或者垂在胸前。黑人们的脑袋又小又圆，脚上黄色的皮鞋锃光瓦亮，如同圣基娅拉教堂里镀金天使像的脚。卡佩莱们叫喊着，用一种奇特的喉音彼此呼唤，或者歌唱，或者声嘶力竭地与从窗户或阳台探出头的女邻居们争吵，如同在剧场的舞台上一样。她们把梳子深深地插入黑人们弯曲而浓密的头发，然后双手抓住梳子向自己的方向拉。这些女人还会把吐沫吐在梳子齿上，以便它们更滑溜些；接着，她们会把如河流般流淌的头油倒在手掌上，再像按摩师一样梳理客人们蓬乱而浓密的头发，使它们变得光滑。

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孩子，跪在他们那些镶嵌着祖母绿、海里的贝壳、镜子碎片的木质盒子前，一边用刷子把儿敲打着盒盖，一边叫喊着：“擦鞋！擦鞋！擦鞋！擦鞋！”与此同时，他们会用干瘦而贪婪的手一下子抓住摇摇晃晃从那里走过的非洲士兵的鞋子。一群群的摩洛哥士兵沿着墙壁蜷缩着身体，裹在深色的斗篷里。他们的脸上因为生过天花留下了疤痕，黝黑而且布满皱纹的眼眶里，黄色的眼睛闪闪发亮，鼓起的鼻孔呼吸着布满尘土的空气中飘过的那种细微的气味。

一些苍白而憔悴，嘴上涂着口红，消瘦的面颊上施着脂粉，面相恐怖而令人可怜的女人，站在小巷的拐角处，向过路人兜售她们可怜的商品：八岁或者十岁的男孩和女孩。来自摩洛哥、印度、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的士兵撩起他们的衣襟抚摸他们，或者把手从短裤的扣子中间伸进去。女人们叫喊着：“男孩两美元，女孩三